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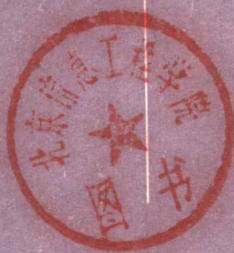
雪珂

琼瑶
(台湾)

I 247.5
113:13

雪珂

(台湾)
琼瑶



Z061764

075393

雪 珂

作者：(台湾) 琼 瑶

责任编辑：懿 翎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19 千

印张：5.7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35-X/I · 434

定价：2.45 元

作家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全 集 自 序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借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式，统一编排，出版这套“琼瑶全集”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《六个梦》。又例如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分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“残缺的自传”，有“童年”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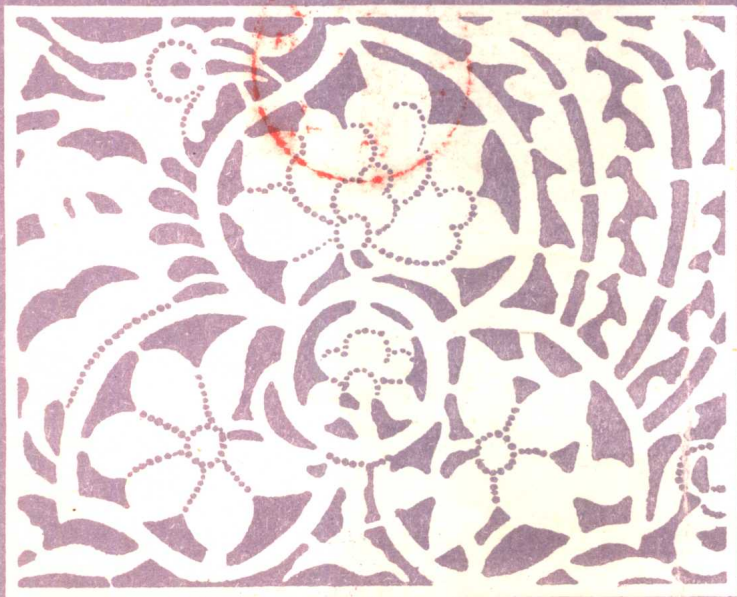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“全集”出版前夕，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，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瑶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于台北可园

作家出版社



—

清宣统二年，北京城郊。

草原上是一片厚厚的积雪，风呼刺刺的吹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在空中肆意的飞舞，远山远树，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。

除了风雪，草原是寂寞的，荒凉的。

突然间，两匹瘦马拉着一辆破马车，在车夫高声的吆喝下，“唵喇喇”的冲进了这片苍茫里。

“快啊！跑啊！得儿，得儿，赶啊！”车夫嚷着。

车内，雪珂紧偎着亚蒙，两人都穿着蓝色布衣，在颠簸震动中，两人都显得又疲倦又紧张。

“冷吗？雪珂？”亚蒙关怀的低下头来，把棉帽子往上拉，试图盖住微微发抖的雪珂。他紧紧凝视着她，眼底是无尽的怜惜。“对不起，要你跟着我受这种苦，可是，我们越走越远一点，就越安全一点，只要逃到天津，上了船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，嗯？”他的手臂，牢牢的箍住了她，声音低沉而充满歉

意的：“让我用以后所有所有的岁月，来补偿你，报答你对我的一片心！”

雪珂在棉帽下，找着了他的手，握紧，再握紧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”她迎视着他的目光。“为什么要说补偿、报答这种见外的话呢？我们已是夫妻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我的丈夫呀！天涯海角，我该跟着你走！”

是的，丈夫。

那天，在卧佛寺旁边的小偏殿里，翡翠把着门，他们两个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有媒妁之言，没有迎亲队伍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凤冠霞帔，没有爆竹烟火，只有两腔炽热的诚意，和生死不渝的爱情！他们双双一跪，先拜天地。

“我顾亚蒙，今天愿娶雪珂为妻，今生今世，此情永不改，此心永不变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他说。

“我——雪珂，今日愿嫁亚蒙为妻，今生今世，生相随，死相从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她说。故意略掉了那冗长的姓氏。

说完，两人磕下头去，虔诚的拜了天地，再拜佛像，然后，夫妻交拜。

拜完，两人眼里，竟都闪着泪光。亚蒙将她的手一握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没有什么满人汉人之分，没有什么格格平民之分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！”

是的，只是丈夫和妻子之分了！这个从小就认识，却生

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亚蒙和雪珂，终于在彼此的誓言中，完成了他们自认为最神圣的婚礼。

马车忽然停了。

雪珂一震，整个人惊跳起来。

“怎么停车了？怎么停车了？”她惊慌的问。

“别慌，别慌！”亚蒙急忙拍抚着她。“到了一个驿站，车夫说牲口受不了，要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。你怎样，要不要下车去走走，活动活动呢！”

“我不要，”她不安的说，隐隐的害怕着。为什么要停车呢？只有不停的飞奔才能逃离危险呀！“我就在车里等着！”

“那么，我去帮你端碗热汤来，好歹吃点东西！”亚蒙不由分说的跳下车子，向那简陋的小木屋走去。

雪珂心中的不安在扩大。掀开车后的棉布帘子，她往外面望去。怎么有一团雪雾夹着灰尘，风卷云涌的对这儿翻滚而来？难道天上的乌云会坠落到地上去吗？那轰隆隆滚过地面的声音是雷声吗？她定睛细看，心惊胆战。

亚蒙端着碗热汤过来了。

“刚熬出来的小米粥，还有两个窝窝头……”

“亚蒙！”雪珂颤声喊：“快上车！快！”

亚蒙对远方的隆隆声看去，烟尘滚滚中，已看出是一队人马，正迅速如风的卷过来。

“车夫！车夫！”亚蒙放声大叫，手中的小米粥窝窝头全落了地。“你快出来，我们要赶路了！”

车夫没出来，那队人马却来得像闪电。

雪珂面如白纸，对正上车的亚蒙用力一推。

“亚蒙，快逃！你快逃！我爹，他追来了！他不会饶你的！你快躲到山里去！去……去……”

“不成！”亚蒙大嚷：“我们都发过誓，生相从，死相随，我们不能分开！”

亚蒙说完，一个飞跃，就上了马车的驾驶座，一拉马缰，马鞭挥下，两匹瘦马，仰天长嘶了一声，撒开四蹄，往前奔去。车夫闻声奔出，大惊失色的喊着：

“哎哎！小兄弟！你回来！回来！你怎么抢我的马和马车呀！”

亚蒙顾不得车夫，只是不停的挥鞭，瘦马不情不愿的往前奔着。雪珂在车内，紧抓着车杠，一面不住回头张望，那队人马已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……近得已经看到领先的那一马一骑；颐亲王亲自追来了！他狂挥着马鞭，那只来自蒙古的黄骠马又高又大，四蹄翻溅着雪花……

“亚蒙！来不及了！亚蒙……”雪珂喊着。

“追啊！”王爷马鞭往前一指，随从一涌而上。“给我把那辆马车拉住！”

车在奔，马在奔，距离越来越近。

终于，四匹快马越过了马车，几个大汉直跃过来，伸手夺过马缰，一切快得像风，像电，车停了，马停了。

雪珂瞪大了眼睛，重重的喘着气。

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车的帘子被整个扯落。

雪珂苍白着脸，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那无比威严，又无比愤怒的脸孔，颤栗的喊出一声：

“爹……”

颐亲王府里，这晚灯火通明。

侍卫分站大厅四周，戒备森严，丫头仆佣，一概不准进入大厅。厅内，王爷面罩寒霜，凝神而立。

地上，一排跪着三个人，雪珂，亚蒙，还有雪珂的奶妈——也就是亚蒙的生母——周嬷。雪珂脸色惨白，满面风霜，一身荆钗布裙，看来既憔悴又消瘦。亚蒙神色凛然，年轻的脸庞上有着无惧的青春，虽然也是风尘仆仆，两眼却依然炯炯有神。而周嬷，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对她来说，整个世界粉碎也不会比现在这种局面更糟；天啊！她的独生儿子亚蒙，竟敢拐带颐亲王府里唯一的格格！天啊！这是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呀！

雪珂的生母倩柔福晋，手足失措的站立在王爷身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望着地上那穿着破棉袄，系着蓝布头巾的雪珂，她又惊又痛又害怕。这是她的雪珂吗？她唯一的女儿！她最心爱的女儿！可能吗？她凝视雪珂；这孩子才十七岁呀！怎会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？雪珂看来好陌生，她直挺挺的跪着，大睁着一对燃烧般的眼睛。这对眼睛里没有害羞，也没有后悔，只有种不顾一切的，令人心悸的狂热。

厅内有五个人，却无比的寂静。

忽然间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王爷拔出腰间长剑。

剑一出鞘，室内的四个人全都一震。王爷杀气腾腾的瞪着亚蒙，咬牙切齿的说：

“顾亚蒙！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实在难泄我心头之恨！”

你小小年纪，好大的狗胆！”

亚蒙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周嬷嬷已连滚带爬的扑过去，拦住了王爷，她如捣蒜般的磕下头去，泪水疯狂的爬了满脸，她颤栗的嚷着：

“王爷开恩，王爷饶命！亚蒙带格格私奔，自是罪该万死，但是，请您看在我身入王府，十几年来的情分上，饶他不死吧！王爷！王爷！”她死命拽住王爷的衣袖，泣不成声了。“顾家只有亚蒙这一个儿子，求求您，网开一面，给顾家留个后，如果你一定要杀，就杀了我吧！都是我教导无方，才让亚蒙闯下这场大祸！”

“不！”跪在地上的亚蒙，突然激动的昂起头来，傲然的大声说：“一切与我娘没有关系，她完全不知情！请王爷放掉我娘，我任凭王爷处置……”

“你还敢大声说话！”王爷怒吼，瞪视着亚蒙：“你勾引格格，让我们颐亲王府，蒙上奇耻大辱，你们母子两个，我一个也不饶！”

王爷举剑，福晋凄然大喊：

“王爷！手下留情啊！”

说着，福晋忘形的，急忙双手去握住王爷的手。

“你拦我怎的？”王爷甩开福晋，大吼着说：“他毁了雪珂的名节，消息传出去，让罗家知道了怎么办？明年冬天，雪珂就要嫁进罗家了呀！”

王爷越说越气，提起剑来，就对亚蒙刺去。雪珂大惊失色，想也不想合身一扑，紧紧抱住了亚蒙。王爷吓得浑身冷汗，在福晋、周嬷嬷、亚蒙同声惊喊中，硬生生抽剑回身，虽

是这样，已把雪珂的棉袄划破，露出里面的棉胎。雪珂一抬头，大眼睛直盯着王爷，凄烈的喊：

“爹要杀他，得先杀了我！”

王爷又惊又怒，剑是抽回来了，气愤却更加狂炽，一抬手，他用手背，对雪珂直挥过去，“啪”的打在她面颊上。力道之猛，使她摔滚在地，半天都动弹不得。

“不知羞耻！你气死我了！”

“王爷！”亚蒙情急的大喊：“所有的错，都是我一个犯的，请不要伤了雪珂！”

“王爷王爷！”福晋哭着去抓王爷的衣袖。“要杀雪珂，不如先杀我！”

“王爷啊！”周嬷更是磕头不止，泪如雨下：“让我这个老太婆来顶一切的罪吧！我已经活到四十五岁，死了不足惜，格格和亚蒙，他们还年轻呀！”

“够了！”王爷大喊：“都给我住口！”

大家都住了口，王爷盯着亚蒙，目眦尽裂。雪珂见王爷眼中，杀气腾腾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忍耐着面颊的疼痛，她爬了过来，双手紧紧握住父亲持剑的手，悲切的喊：

“爹，请你听我说，我和亚蒙，已经成亲了呀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王爷更怒了。

“真的，爹！我们在卧佛寺里拜了天地，有菩萨作为见证！我们是真心诚意的结婚了！或者，这个婚礼是你无法承认的，但是，对我们而言，它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更加神圣！亚蒙，他是我今生唯一的丈夫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王爷怒喊，简直感到不可思议。“你疯了吗？”

你贵为皇族，身为格格，已经订了婚约，你居然会受一个下等人的愚弄和欺骗！你……怎么如此自甘下贱！”

“不！不是这样！”雪珂嚷着。“他不是下等人，他是我的丈夫！爹，娘，你们的心难道不是肉做的吗？请你们成全我们吧！你们必须这么做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，我再也不能嫁给罗家了，我……”雪珂深抽了口气，鼓足勇气嚷了出来：“我已经怀了亚蒙的孩子！”

“眶当”一声，王爷手中的长剑落地。踉跄后退，他跌坐在椅子上，双眼都瞪直了。

福晋骇然，周嬷也呆住了。

半晌，王爷跳了起来，纷乱的大喊：

“来人！来人呀！给我把周氏母子，给关进黑房里去！翡翠，秋棠，兰姑，你们把雪珂押回卧房里，守住房门，一步也不许她跨出去！”

雪珂哭了一夜，到早上，泪已流干，筋疲力尽。秋棠、兰姑紧守着房门，翡翠衣不解带的在床边服侍着，真心实意的劝解着：

“格格，事已至此，一切要为大局想呀！王爷这么生气，只怕会伤到周嬷和亚蒙少爷……现在，你不能再一味的强硬下去，她歹要保住亚蒙少爷母子的性命，才是最重要的事！”

“是啊！翡翠！”雪珂心碎神伤，六神无主。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，怎样才能保全他们呢？”

“去求福晋呀！”

“我连房门都出不去，怎么见得到我娘呢？”雪珂想了想，

忽然握住翡翠的手，急促的说：“你去！你去找我娘来，你去跟她说，念在十七载母女之情的分上，请她务必要来这儿，务必要救救我……”

雪珂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忽然开了，雪珂抬起头来，只见王爷和福晋沉着脸，大踏步的跨进门来。在王爷身后，紧跟着一个陌生的老太婆，老太婆手中，捧着一碗兀自冒着热气的药碗，一步一步的向雪珂逼进。

雪珂一看这等架式，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“不！”雪珂狂喊，跳下床来，往门口没命的奔过去，想夺门而出。

“给我抓住她！”王爷怒吼，一个箭步，已抢先将房门关住，上栓。“把药给我灌进去！”

秋棠和兰姑，一左一右架住了雪珂，老太婆端着碗过来，阴柔柔的说：

“把这药喝下去，十二个时辰以内，胎就下来了，不会疼的！一切包在我身上……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雪珂疯狂般的挣扎着，喊叫着：“娘！娘！让我保有这个孩子，娘！娘！我要他，我爱他呀……娘！娘……”

福晋抖颤着，汨落如雨。

“孩子呀！为了你的名节，这是必走之路呀！”

“给我扳住她的头！快呀！”王爷厉声喊，见到秋棠和兰姑制服不了雪珂，气得大踏步上前，一伸手就捏住了雪珂的下巴，另一手，抢过老太婆手中的碗，他开始把药汁强灌进雪珂嘴里。

“喝！喝下去！喝！”他大声喊着。

雪珂死命闭住嘴，咬紧牙关，仍做着最后的挣扎，药汁流了她一脸一身。

“翡翠！”王爷喊：“你给我扳开她的嘴！”

“是！”翡翠浑身发抖的上前，去扳雪珂的嘴，王爷再倒药，翡翠却忽然松手，雪珂趁势，一个大力挣扎，头用力一甩，硬把王爷手中的碗，给打落在地。“匡啷啷”一阵响，碗碎了，药汁流了一地。

“翡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王爷怒喊。

翡翠跪下去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奴才该死！从小侍候格格，就是不曾做过这样的事……奴才手也软脚也软，真的做不下去呀！”

“再去熬一碗来！”王爷抓住老太婆往门外推。“快去！快去！”

“站住！”雪珂蓦的大声一吼，满屋子的人都震动了。雪珂面如死灰，乌黑的眼珠，闪着慑人的寒光。“不必这么费事，我自行了断就是了！”

雪珂抓起地上的破碗片，就往脖子里抹去。

“格格呀！”翡翠惊喊，没命的就去抢碎片。

“雪珂呀！”福晋也喊，满屋子的人全扑上去，拉手的拉手，拉胳膊的拉胳膊，抢破片的抢破片。到底人多，终于把碎片从雪珂手中挖了出来。

雪珂眼见抹脖子抹不成，又陡的甩开众人，直奔窗口，把窗一推，就想跳楼。

“雪珂！”王爷又惊又怒又心痛，拦窗而立，颤声大喊：